

刘宗智 济南报道

高阶改编，“庆”味十足

《庆余年》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，原作近400万字，有着极为庞大且细致的架构体系，小说中的少年范闲春风得意，沉重考验与成长契机都出现在后半部分，若简单照搬照套，只是完成了一次毫无波澜与情节冲突的“搬运翻译”。基于此，剧版《庆余年》拆分为三部，通过“厚重话题轻松讲”的方式探讨人性的善与恶。在喜感、爽感的包裹下，故事内核体现出浓重的人文关怀色彩。

第一季于2019年播出，作为整个故事的开篇，第一季的重点在于交代世界观设定和塑造角色人物，在戏剧结构、情节设定上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创新。比如原著中范府的护卫“藤子京”，跟随范闲一路成长走到了最后，除此之外并无太多雕琢。影视化后，滕梓荆本身的角色背景增多，他成为了范闲结交的第一个朋友，并被赋予了遭人设计陷害后失去妻儿、险遭灭门的悲惨身世。滕梓荆的死掀起了全剧第一个高潮，成为推动范闲迅速成长的契机，众人对于护卫死亡毫不在意的行为言辞，坚定了范闲试图创造自由平等世界的决心，促进叙事走入下一个故事节点。主创人员对于滕梓荆这一原本无关剧情稍显平凡的角色加工，既没有影响主线剧情的发展，也没有篡改主要角色的塑造，只是将护卫变为“生死之交”，将主角的内心转变节点放置于此，完成了人物关系与冲突节点的双重交织。

网络IP改编剧很多以“架空历史”为噱头，无理性支撑。为吸引观众，往往过度追求“爽”的观看快感。虽是“想象世界”，但必须拥有合乎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规范，才能让观众自然地将真实情绪置入其中。《庆余年》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某种虚拟方式回溯过去，而是将“过去”变成了“未来”，在拓宽喜剧表现力的同时，也很好地完成逻辑的自洽，为看似荒唐的故事结构加入了合乎情理的全局设定。这样的结构突出了整个故事的叙事内核，让现代文明与封建文明作为叙事动力，推动了情节发展。影视剧对故事文本的再度改编，让原作更加合理化，以当代大学生张庆写小说的方式引入故事，点明写作目的，将“珍惜现在，为美好而活”的主题徐徐铺开。

对于原著中的部分情节，剧版也依据角色性格与故事脉络进行了合理化改编，将影视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的叙事特性区分开来。对“朝堂斗诗”这场戏的处理，就充分利用了场面调度，勾勒出两种文明融汇时的景象，让古韵之风脱离读者想象，以充满意蕴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，于时空绵延中再现了华夏千古风流。祈年殿里，范闲身型欲坠，酒坛掷地，从李白“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”始，到李白“我醉欲眠卿且去”终，近40首诗词交错而出，君臣凭几而坐，以行书大字泼墨而成的诗文在画面中交错变幻，与众人身影融为一体，衬托着欣赏、诧异、愤懑等彼此各异的情绪。在这次斗诗的场景营造中，范闲从最初的悲愤豪迈到最后孤独落寞，烘托出他的孤独与自傲，仙境一游完成了视觉与情感的升华，



念念不忘《庆余年》

《庆余年第二季》到底有多火爆？据官方数据显示，《庆余年第二季》开播当晚不断刷新热度纪录，成为平台历史上最快进入“爆款俱乐部”的剧集，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更是一路“飘红”，“庆余年2”的话题也冲至热搜榜首，再次证明了现象级爆款的号召力。这样一部既“叫好”又“叫座”的“剧王”，究竟是怎样炼成的？



使其充满审美意味与戏剧冲突。

时隔五年后，第二季于5月16日首播，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“更新化”处理，从喜感、爽感、共情感三个维度不断深耕，旨于呈现范闲成长的“爽”路背后是敢于坚守本心、勇于逆境前行，据悉第三季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。

人物立体，群像生动

依托叙事视角的多元变化，《庆余年》在主线剧情推进过程中塑造了一众个性鲜明的人物，弥补了原著中配角脸谱化的短板，改变了人物单一的功能性设定，展现了“后人类世界”复杂且多元的人性浮世绘。如胆小怕事却爱妻护女忠心耿耿的王启年、贪财图利但渴望得到父亲赏识的范思辙、杀伐果断但疑人疑心的庆帝等。

主角范闲，既拥有现代人的意识和观念，又作为皇帝私生子处于封建王朝的权力中心，平权思想与君主集权的冲突通过范闲的一举一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正如编剧王倦在接受采访时所说

的，“范闲在这个世界，是独特的、另类的，这种独特不在于身世，不在于权势，不在于财富，而是源于灵魂底蕴。”

因此，虽作为官宦人家，范闲却总是表达人无贵贱之分的平权理念；面对父权，得知弟弟被父亲冤枉而遭到了处罚，他会据理力争，让父亲为自己的武断向弟弟道歉；追求心爱之人，不在乎礼制束缚，勇敢地追求爱情；在皇权面前也从不行君臣之礼。正是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性格，让范闲这个角色充满了理想主义的魅力，也为他之后向封建制度发起挑战的人物转变做了铺垫。

与此同时，范闲诞生于皇权的血腥阴谋中，一开始就是一个被放逐到边陲之地的孤儿，他早熟、敏感，充满了不安全感，因此“一岁就开始修炼内功，四岁开始学习用毒杀人，六岁开始习武”，“蹲马步蹲到无法蹲马桶，切菜切到手抽筋，跑步跑到睡不醒”。“无父无母”，从小生活在澹州的范闲，比别人更加渴望亲情、友情、

爱情，他为人善良、正义感十足，但是面对算计自己的人也有自私、狠辣的一面。

在《庆余年》中，陈萍萍是掌控“黑暗”者也是心怀“光明”的分裂型角色，既有运筹帷幄、杀人如麻的一面，面对对自己有恩的叶轻眉的儿子范闲时，又有柔情似水、温情脉脉的一面。在太子亲自前往鉴查院救司理理这场戏中，陈萍萍带着黑骑到来扭转了局势，他的威严把在场的人都镇住了。这一场戏表面上看是鉴查院院长护太子殿下周全，实际上是院长对范闲的偏爱之举，也是鉴查院院长权力的一次完美演绎。

《庆余年》中的角色没有绝对的正邪之分，人物形象丰满而又立体，也正是和这些感情丰满的配角产生的人物群戏，完成了主角范闲多个角度的形象性格刻画。

演技在线，人气加持

演员与角色之间是互相成就的关系，这一点在《庆余年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第一季郭麒麟出

场前，不少观众对郭麒麟能否演出范思辙的喜感持观望态度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郭麒麟竟然与范思辙高度贴合。第二季中，被问及抱月楼是谁的产业时，他昂首挺胸，大手一挥，表情极为张狂，炫耀自己的能力，被打之后，拿着金项圈，身体不停颤抖，张着大嘴与范闲对峙，委屈又生气。范思辙一角凭借着讨喜的人设爆火出圈，而郭麒麟也因为自然生动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

配角戏骨的表现，也令观众眼前一亮，比如饰演陈萍萍的吴刚。坦白来说，第一季陈萍萍一角的出场时间相当晚。抛开第一集开头中的几分钟，直到第20集才等到他的正式亮相，其余时间他都是活在别人口中的传奇人物。正式亮相这场戏中，吴刚将陈萍萍的深沉、喜怒不形于色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太子在鉴查院门口闹事，誓要冲进去戳穿范闲的谎言，鉴查院的人想要阻拦，但是拦不住。陈萍萍没有着急露面，而是坐在马车里咳嗽了两声。鉴查院的人都微微放低了身体，一脸敬畏和担忧。随后，陈萍萍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出来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笑意不达眼底，看似是在劝说太子离开，实则暗含警告。当陈萍萍第一次见到范闲时，饶是那双凉薄无情的眼睛，也在不自觉间温柔了下来，眼神微微放空，仿佛在透过范闲回望故人。

演员对角色的诠释与刻画决定着人物能否“立得住”，而演员的人气则为剧集提供了热度和话题度。《庆余年第二季》中，除张若昀、李沁、陈道明、吴刚、田雨、李小冉等原班人马强势回归，还有实力派演员俞飞鸿、毛晓彤、宁理、付辛博、金晨、王楚然等新人惊喜登场，重量级演员齐聚一堂，展开新老角色的“神仙局”博弈。

社交谈资，热度爆棚

时至今日，《庆余年》早已不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剧集，观看、讨论《庆余年》的行为已经具备了“社交货币”的属性。所谓社交货币，指的是社会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，在获取认同感与联系感之前对于自身知识储备的消耗，通俗地说即“谈资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欣赏一部影视作品，不仅是欣赏情节或演技，也是为扩充自己的“谈资”，为自己贮备“社交货币”。

2019年，《庆余年》横空出世，凭借跌宕起伏、张弛有度的剧情和恢宏浩瀚的群像刻画，迅速引爆社交网络，成为现象级爆款佳作。除了讨论精彩剧情以外，由剧情衍生的#庆余年改名大赛#、#庆余年诗词大赛#等活动，也让该剧成功出圈，多次掀起互动热潮。结尾的“神级大反转”不仅为《庆余年》第一季留下扑朔迷离的结局，也令该剧热度再次冲顶，引发讨论热潮，当晚#庆余年大结局#话题词迅速登上热搜榜，不少网友也表达了对第二季的期待，开启超强催更模式。

阔别五年，《庆余年第二季》在开播前就引发极高期待，预约观看人数突破1800万；而在开播后仅57分钟，在腾讯视频热度值破30000，126分钟破32000，当晚峰值达32906，横扫腾讯视频开播热度最快破22000-32000纪录，“庆余年”“剧王”等话题轮流登上热搜第一，官方微博阅读量超过10亿，热度高居不下。